

一波三折



記得那是一個陽光和煦的午後，我驅車前行交大演講。剛把車停好，就遇到前校長鄧啟福先生。他見到我，非常開心，微笑地和我打招呼。他問我有沒有時間，有一句放在心裡二十多年的話要跟我說。鄧校長是我讀博時候的學院院長。他道出了當年為了我的兩年畢業一事，銜郭南宏校長之命特別去了解我的教學狀況。他個人一直覺得此事十分不合理，然而因為校長下令，他也只能照辦。這件事他一直積壓在心，耿耿不能釋懷。當年我一邊讀博，同時擔任交大的專任講師，每週要教三門課（相當於9個小時）。而讀博的規定是要修滿18學分的課，通過三科嚴格的資格考，並且至少有一篇論文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早年全世界的專業學術期刊不多，審查十分嚴格，光是為了發表一篇文章，有的人就要花上好幾年的光陰。而當時我提出了三篇世界頂級的期刊論文（兩篇 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和一篇 Information Sciences）及一篇會議論文。校長認為人沒有這麼厲害的，有必要了解我的教學情況。如果教學不力，也可以不讓我這麼快畢業。這件事我的博導非常有意見，他認為張真誠有沒有認真教學與讀博士是兩碼子事，而教學這件事不歸他管。更重要的是他已經遠遠超過取得博士學位的標準，而且有一篇文章又被 IEEE 學會提名為 1982 年度 IEEE 學會最佳論文獎，台灣有史以來從未有過如此的榮耀，況且指導教授也已充分認可。縱使他教學不力，也不能阻攔他的畢業，頂多就是畢了業，不再續聘。然而郭校長仍然堅持

要了解我的教學情況，所以委託鄧院長去了解我兩年內的授課情形。於是鄧院長就去跟教務處要了我兩年內上過的每一門課，抽樣幾位學生到院長室詢問。他說非常令人訝異的是幾乎每位被抽問的學生都異口同聲的說我很認真，很會教書，教的最好，而且很關心學生的學習成效，他們都很喜歡上我的課。最後鄧院長回覆了一份很詳細的報告書給校長。校長看了欣然同意讓我兩年畢業；殊不知除了研究，教學也是我的強項。猶記得，當年我修了一門博士班的「演算法」課程（通常博士班的課程是和碩士班一起上的），那位任課老師實在教的不怎麼樣，聽得懂的同学寥寥無幾，許多人因此趴下去睡覺。當時我也聽得很不耐煩，不明白為什麼這麼簡單容易的方法，居然教成這樣。要不是當時強忍著，真的有一股衝動，想直接衝上台，請這位老師下來坐，我來講給大家聽。我有一個特色，就是我講東西，一定讓所有人很容易聽懂，而且印象深刻。何況從大學打工開始，我的父親就經常訓勉我：「拿人家多少工資，就要做多少工作給人家，絕對不可偷懶。」敬業精神早就深深的烙印在我的骨子裡了，直至今日，我所經歷的每一項工作，從無怠忽職守。畢業之後，郭校長為了極力留住我，請我吃西餐，並且親口答應會想辦法幫我太太調職到新竹的高中任教，使我免再兩地奔波。對於郭校長的愛才、惜才，鄧校長辛苦地為我做教學評量，我由衷的感謝。當然最要感謝的人仍是我的恩師。當年如果沒有他腦筋清楚的仗義直言，恐怕也難兩年畢業。其實郭校長並

不知道那兩年我還做了許多工作：娶妻生女，再者每週五傍晚都會回台中與家人團聚，並且每周六上午還在中興大學兼了一門三學分的課，而且還搬了兩次家。他認為人沒有那麼厲害，但這也只是他看到的局部而已。對我而言，這些只是小菜一碟。至今我還記得，快畢業的時候，有一天我的恩師特地找我去他的辦公室，就像古代上山習武，藝成下山之前，師父都會贈予徒弟珍貴的寶物或者神秘的錦囊。他說：「張真誠你就快畢業了，我送你兩句話，你要永遠記得。你和我都是有有能力的人，將來要盡力的提攜後進，培育更多優秀人才，幫助更多須要幫助的人；再者，不遭人忌是庸才，我們寧可給人家忌妒，不要被人家同情。」

從前我曾經跟我太太說：「現在的電話都是打到家裡或辦公室（當時沒有手機），我認為這是不對的，電話是找人的，應該打給人，而不是打給房子。」我也曾跟她說：「我覺得報稅都是由我們納稅人蒐集一整年的收支憑據，填寫一大堆資料，而每次報完稅，幾乎都會收到稅務機關查完稅後的補稅或退稅通知，因為某幾筆漏報了。」我說：「稅務機關才是真正的專家，他們既然有能力知道我們那幾筆收入漏報，那就應該反過來，由他們列出報稅清單，給我們報稅人審閱，同意了就照著他們所列的清單及金額去繳稅。」事隔多年，果真

我的推論預言都實現了。有一天，我太太跟我說：「爸爸媽媽當年如果不要攔著不讓你出國留學，說不定現在國內的上市公司又要多一家，實在可惜！」

